

从“去远”到世界生成：海德格尔空间性问题的存在论阐释

范瑞婷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7月6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0日

摘要

“去远”(Ent-fernung)是《存在与时间》空间性分析中的核心概念，但其理论意义长期被限定于空间经验领域。本文认为，海德格尔提出“去远”并非为了修正传统空间观，而是通过切近性问题重新进入存在问题。切近性并不来源于空间距离，而根源于世界作为意义关联整体的结构；世界性的形成又以此在的时间性展开为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去远”既不是距离的消除，也不是主体对于对象的趋近，而是时间化存在生成世界经验的基本机制。通过重新考察“去远”与世界性、时间性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海德格尔空间思想的核心关切并非空间本身，而是世界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理解揭示海德格尔空间思想最终所指向的并非空间本身，而是世界如何可能这一存在论问题。

关键词

海德格尔，去远，世界性，时间性，世界生成

From De-Distancing to the Formation of Worldhood: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eidegger's Concept of Spatiality

Ruiting F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ly 6,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De-distancing (Ent-fernung) is a central concept in Heidegger's analysis of spatiality in *Being and Time*, yet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has often been confined to the domain of spati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eidegg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e-distancing not merely to revise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space, but to reopen the question of Being through an analysis of nearness. Nearness does not originate from spatial distance; rather, it is ground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s a meaningful totality of relations. Moreover, the constitution of worldhood presupposes the temporal unfolding of *Dasein*. In this sense, de-distancing is neither the elimination of distance nor the subject's movement toward an object, but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emporally constituted existence generates world-experience. By reexamin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e-distancing, worldhood, and temporalit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Heidegger's analysis of spatiality is not space itself, but the ontological question of how a world becomes possible. Such an interpretation reveals that Heidegger's reflection on spatiality ultimately points beyond spatial relations toward 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s of world formation.

Keywords

Heidegger, De-Distancing, Worldhood, Temporality, World 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存在与时间》中的“去远”是海德格尔空间性分析中的核心概念[1]。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空间经验层面,将其视为海德格尔突破传统几何学空间观的重要尝试。与将空间理解为客观容器或对象排列场域的传统哲学不同,海德格尔强调空间首先属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所谓“去远”并非对于客观距离的测量,而是此在不断使存在者向自身切近的存在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去远”成为海德格尔空间思想区别于传统空间观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去远”及空间性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立足现象学传统,将“去远”理解为日常经验中的切近化过程,强调其对于知觉经验和空间感知的奠基作用;其二,从身体性和实践活动角度出发,探讨空间性与身体经验之间的关联,揭示海德格尔对于传统主体-客体模式的超越;其三,从世界性视角重新解释空间问题,认为空间性应当被置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整体结构之中理解。Hubert Dreyfus、William Blattner、Thomas Sheehan 等学者均指出,海德格尔关于空间性的分析并非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理论,而是其存在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总体而言,现有国外研究更多关注空间性对于世界经验的奠基作用,而较少进一步追问“去远”与时间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国内学界对于海德格尔空间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空间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展开。陈嘉映[2]、孙周兴[3]、张祥龙[4]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强调,海德格尔的空间性分析旨在突破传统主客二分框架,将空间理解为此在存在结构的重要维度。近年来,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去远”对于世界性[5]建构的重要意义,并尝试从现象学或解释学角度对其进行重新阐释。然而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主要将“去远”理解为空间经验问题,其理论重心集中于切近性、空间感知以及日常实践活动,对于“去远”如何在时间性与世界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如何参与世界经验生成的问题,则缺乏系统讨论。

事实上,如果仅仅将“去远”理解为空间经验中的切近化活动,那么海德格尔为何放弃传统空间概念而创造性地使用“去远”这一术语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更重要的是,在《存在与时间》的整体思想结构中,空间性分析并非终点,而是通向世界性和时间性分析的重要环节。空间性问题最终必须

回到时间性这一存在论基础，而“去远”恰恰处于这一思想运动的关键节点。由此，“去远”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或许并非距离如何被消除，而是世界何以可能。

基于此，本文试图突破将“去远”限定于空间性分析的传统解释路径，将其置于世界性与时间性的整体结构之中重新考察。本文认为，“去远”并非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时间化存在生成世界经验的基本机制。切近性并不来源于空间距离，而根源于世界作为意义关联整体的结构；世界性的生成又以此在的时间性展开为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去远”不仅连接了空间性、世界性与时间性，而且揭示了世界经验得以形成的存在论条件。通过这一视角，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空间思想的理论旨趣，并为反思技术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提供新的哲学视角。

2. 从空间到“去远”：海德格尔为何重构距离概念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并未沿用传统哲学关于空间(Raum)的分析路径，而是在讨论此在的空间性时创造性地引入了“去远”概念。这一选择本身值得追问：如果海德格尔的目标仅是描述人如何感知空间或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经验，他完全可以沿用传统空间概念。然而，他却将“去远”置于空间性讨论的核心位置，显示其关心的并非空间本身，而是空间何以向此在显现。

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西方哲学虽在空间理解上存在差异，但共享一个预设：空间是存在者排列和分布的客观场域，先于主体经验而存在。主体进入空间，对对象进行认知和测量，由此形成远近判断。在这一框架中，距离是原初事实，经验只是对既定距离的认识。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理解遮蔽了空间经验的原初层面。人在日常生活中并非首先面对抽象空间，而是已经生活在具体世界中，以关切、操劳和实践与事物相遇。此在首先面对的不是空间，而是事情；首先遭遇的不是距离，而是意义。因此，海德格尔提出“去远”。“去远”并非简单的“距离”，而是带有动作性色彩的概念：前缀“Ent-”表示去除，表示“使之切近”，强调空间经验的原初特征是此在不断使事物向自己切近的存在活动。这一概念实现了理论转换。在传统空间观中，距离是原初，切近性是距离缩短的结果；在海德格尔这里，切近性成为原初现象，距离只是从切近性破裂中派生的次级规定。人并非首先生活在距离之中，而是首先生活在切近关系之中，所谓空间距离只是这种存在关系的客观化表达。

因此，海德格尔并非建立新的空间理论，而是借助空间问题进入存在论问题。切近性取代距离成为出发点后，空间不再是客观世界的结构，而是此在存在方式的表现。空间性属于此在，而非物；不再是几何位置关系，而是存在者在世界中展开自身的方式。“去远”的提出并非术语细微调整，而是《存在与时间》思想运动的重要环节。通过将问题从“距离是什么”转为“何以切近”，海德格尔打开新的理论道路：空间性不再是对象分布的框架，而是此在生成世界经验的存在论结构。这也引出了更深层问题：如果切近性比距离更原初，那么这种切近性从何而来？此在何以不断使事物向自身切近？这一问题将讨论从空间性引向世界性，并最终进入时间性的存在论基础。

3. “去远”与意义关联：世界性何以构成空间性的前提

如果说“去远”意味着存在者向此在的切近，那么仍然需要进一步追问：切近性究竟从何而来？按照传统空间观的理解，事物之所以显得切近，是因为它们在空间中距离主体较近；反之，则由于其处于更远的位置。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解释忽略了日常经验中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决定切近性的往往不是空间距离，而是意义关联。

在现实生活中，人首先遭遇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对象，而是已经处于关联之中的世界。以研究活动为例，当研究者阅读一篇文献时，其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份文本。这篇文献同时关联着研究问题、理论传统、学术讨论以及未来可能展开的论证方向。文献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作为对象本身存在，而

是因为它已经进入研究活动所构成的意义网络之中。同样，在写作过程中，电脑、书籍、笔记以及各种资料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对象，而是在共同服务于某一研究目标的关联结构中获得意义。这一现象表明，人首先面对的不是对象，而是世界。对象之所以能够作为对象出现，并不是因为它首先独立存在，然后被主体认识，而是因为它已经处于某种意义关联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世界并非对象的总和，而是一个由意义关系构成的整体结构。世界首先不是“有什么”，而是“为了什么”“与什么相关”以及“指向什么”的关联网络。因此，切近性本质上并不是空间关系，而是意义关系。一篇尚未阅读的文献即使存放在遥远的图书馆中，也可能比眼前无关的物品更加切近；一个未来需要完成的研究计划，也可能比周围现成存在的对象更能占据此在的注意力。决定这种切近性的并非空间位置，而是其在意义关联整体中的地位。

由此可以理解，海德格尔提出“去远”并不是为了说明距离如何被缩短，而是为了揭示存在者如何进入意义世界。所谓去远，并非简单地消除空间间隔，而是使存在者获得意义上的切近性。当某一存在者被纳入此在的关切、实践和筹划之中时，它便进入世界，并由此成为切近的。从这一角度看，空间性并不是世界性的前提，相反，世界性构成了空间性得以成立的条件。只有当存在者已经处于意义关联整体之中时，切近与遥远才具有意义。去远所揭示的因此并不是一种空间现象，而是世界向此在展开自身的基本方式。然而，世界性本身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结构，而是在此在的存在活动中不断生成和展开的。由此，问题将进一步从世界性推进到时间性：世界何以能够持续生成？切近性又何以不断形成？对此的回答，需要回到时间性这一更为根本的存在论基础。

4. 时间性何以生成切近性：“去远”的存在论基础

如果说世界首先向此在呈现为意义关联整体，那么仍然需要进一步追问：这一意义关联何以可能？第二部分已经表明，切近性并不来源于空间距离，而来源于世界性的意义结构。然而世界性本身并非一个既定事实，它必须在此在的存在活动中不断生成。因此，对于“去远”现象的理解最终不能停留在世界性层面，而必须进一步进入时间性的维度。

在《存在与时间》第65~68节中，海德格尔明确指出，时间性(*Zeitlichkeit*)乃是此在存在意义的根本根据。此在并非首先存在于时间之中，而是时间性本身构成其存在方式。正因为如此，对于世界和空间的分析最终都必须回溯到时间性的结构。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最根本的存在特征在于其始终“先行于自身”(Sich-vorweg-sein)。此在从来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实体，而总是在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中理解自身。海德格尔甚至指出，此在并不首先拥有可能性，而是其存在本身即是可能性的存在(*Sein-können*)。与传统形而上学将可能性理解为现实性的缺失状态不同，海德格尔将可能性提升为此在最本真的存在规定。此在之所以能够理解自身，正是因为它总是从自身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出发理解自身。由此，可能性并非附属于存在的偶然属性，而是此在存在的根本方式。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总是比它事实上已经是的东西更多一些”，因为它始终超出既有状态而面向未来展开自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未来不再意味着尚未来临的时间点，而意味着此在对于自身可能存在方式的先行开启。

这种面向可能性的存在结构被海德格尔称为“筹划”(Entwurf)。筹划并不是主体对于未来所制定的计划，而是此在向其可能性敞开的基本方式。通过筹划，此在不断赋予存在者以意义位置，并由此组织自身的世界经验。换言之，世界并不是对象首先存在，然后等待主体进入其中；相反，世界是在筹划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意义整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去远”的时间性基础才真正显现出来。某一存在者之所以显得切近，并不是因为其空间位置距离较近，而是因为它进入了此在的可能性结构之中。一本正在阅读的著作、一项尚未完成的研究计划、一个未来将要到达的目的地，都可能比眼前的对象更为切近。决定切近性的不是距离，而是其与此在可能性的关联程度。

因此，“去远”首先不是一种空间运动，而是一种时间性运动。它表现为此在不断通过筹划活动将存在者纳入自身可能性的展开过程之中，从而建立意义关联并生成切近性。空间距离的缩短只是这一存在活动的派生现象，而非其根本根据。从这一意义上说，“去远”并非空间经验的起点，而是时间化存在进入世界经验时所呈现出来的存在论形式。它所揭示的并不是距离如何被克服，而是世界如何在时间性的展开过程中逐渐形成。

5. 从筹划到世界：“去远”作为世界生成的机制

如果说时间性构成了“去远”的存在论基础，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时间性的展开如何转化为世界经验？换言之，此在对于可能性的筹划为何不会停留于主体内部，而能够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世界？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海德格尔世界性理论的核心。

在传统认识论中，世界通常被理解为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对象总体，主体则通过认识活动进入其中并获得知识。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理解预设了主体与世界的分离，从而遮蔽了世界经验最原初的层面。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并不是一个先于世界而存在的主体，而始终是一种“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存在方式。因此，世界首先不是主体面对的对象，而是此在展开自身存在的场域。正因为如此，世界并非各种对象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由意义关联构成的整体结构。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并不在于其中包含多少存在者，而在于这些存在者能够彼此关联并获得各自的意义位置。例如，在研究活动中，一篇文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对象，它总是关联着研究问题、理论传统、学术讨论以及未来可能展开的论证方向。同样，写作过程中所使用的书籍、资料、电脑和笔记，也都处于共同指向某一研究目标的关联网络之中。正是这种关联结构，而非对象本身，构成了世界经验的基础。

然而，世界性的意义结构并非静态存在。它之所以能够不断展开，根源于此在的筹划活动。如前所述，筹划意味着此在始终从未来可能性出发理解自身。当此在面向某种可能性展开时，它不仅关注某个单独对象，而且不断将新的存在者纳入同一意义网络之中。原本彼此分散的存在者因此获得关联，并在共同指向某种可能性的过程中形成整体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去远”发挥着关键作用。“去远”并非简单地缩短空间距离，而是使存在者进入意义关联整体。某一存在者之所以显得切近，并不是因为其位置更接近主体，而是因为它已经进入此在的筹划视域，并获得特定的意义位置。通过去远，存在者不断被组织进意义网络之中，而世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将世界理解为在“去远”活动中生成的意义整体，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陷入主观主义。海德格尔并不认为世界是主体意识建构的结果。相反，他始终强调此在从一开始就已经处于世界之中。所谓世界生成，并不是主体将意义赋予一个原本无意义的对象总体，而是存在者在意义关联之中获得其显现方式。世界并非被创造出来，而是在时间化存在不断展开自身可能性的过程中被开启和显现。

因此，“去远”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创造世界，而在于开启世界。通过时间性的筹划活动，存在者不断进入意义关联整体，并在这一整体之中获得其存在位置。时间性开启可能性，去远建立关联，而世界则表现为这些关联不断扩展所形成的整体结构。由此，海德格尔关于空间性的分析最终超出了空间问题本身，而指向世界如何可能这一更为根本的存在论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世界并不是一个完成的结果，而是一种持续展开的过程。世界经验并非先于此在而存在，而是在此在不断“去远”、不断建立意义关联的过程中持续生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去远”不仅连接了时间性与世界性，也揭示了世界得以向此在敞开的存在论机制。

6. 日常性中的空间平均化与非本真“去远”

在《存在与时间》的空间性分析中，“去远”不仅揭示了此在使存在者进入意义关联的积极机制，同

时也隐含着一种被遮蔽的可能性，即空间性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呈现为非本真的平均化状态。换言之，如果去远意味着存在者在意义关联中获得切近性，那么这一过程在日常性中的退化，则可能表现为空间关系被压缩为单纯的“可接近性”，而意义结构本身却被遮蔽。

海德格尔在分析此在的日常存在方式时指出，公共性(*Öffentlichkeit*)构成了日常世界的重要特征。在公共性中，此在并非以其本己可能性来理解存在者，而是通过“人们”(*das Man*)的方式进行理解与解释。在这一结构中，空间关系也随之发生转变：存在者不再作为意义关联中的节点被理解，而是被纳入一种平均化的可用性秩序之中。例如，在日常操劳结构中，工具与对象的空间位置往往不再以其存在论意义被把握，而是以“是否方便”“是否可达”“是否顺手”等方式被理解。空间在此不再作为世界展开的结构，而趋向于一种可替换、可调度的平均化秩序。此种意义上的“接近”并不等同于去远所揭示的切近性，因为它并未真正将存在者纳入意义整体之中，而只是将其置于一种功能性网络之内。因此，在日常性中，“去远”可能呈现出一种反转结构：看似一切事物都变得触手可及，但这种“可及性”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敞开，反而可能意味着意义关联的退隐。在这种状态中，空间性被压缩为一种均质化的可通达结构，而世界作为意义整体的展开却被削弱。由此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空间性分析中的关键并不在于描述空间如何被主观体验，而在于揭示日常性如何将空间经验转化为一种非本真的理解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去远”不仅揭示世界的生成机制，同时也隐含了对日常空间平均化倾向的批判维度。

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是外在的价值判断，而是存在论层面的揭示：当存在者仅仅作作为“可接近之物”被把握时，其作为世界中的存在者的意义结构便已经被遮蔽。因此，对空间性的分析最终仍然回到同一个问题，即世界如何作为意义整体得以显现。

7. 结语

通过对《存在与时间》中“去远”概念的重新考察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关于空间性的讨论并非意在提出一种新的空间理论，而是在空间问题之中重新开启存在问题。与传统哲学将空间理解为对象排列的客观场域不同，海德格尔将分析的重心转向此在的存在方式，并通过“去远”揭示切近性先于距离、意义先于对象的存在论结构。

本文指出，“去远”既不是一种经验心理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空间活动，而是此在通过时间性展开自身可能性并组织意义关联的基本方式。切近性之所以可能，并不在于对象距离主体更近，而在于存在者进入了此在的意义世界；世界之所以能够显现为世界，也并不在于对象共同占据某一空间，而在于它们被组织进同一意义关联整体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去远”既构成时间性向世界性展开的中介环节，也构成世界经验生成的存在论机制。海德格尔关于空间性的分析最终所揭示的，并不是空间本身，而是世界如何可能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与此同时，现代技术的发展使距离的消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切近性的实现。技术时代所呈现出的信息过剩、经验碎片化以及世界感的衰退，恰恰表明物理接近并不必然转化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切近。面对这种处境，重新理解“去远”所蕴含的时间性和世界性维度，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也有助于重新思考人在技术时代如何与世界建立真实而持久的关联。

因此，“去远”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重新定义空间，而在于揭示世界生成的存在论条件。当空间问题被重新置于时间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视域之中时，海德格尔所开启的便不再是一种关于空间的哲学，而是一种关于世界、存在与人的根本哲学追问。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 [2] 陈嘉映. 《存在与时间》读本[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3] 孙周兴. 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4] 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5]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61-82.